

# 出家與學佛 妙峯

## 答復文友的一封信

N 文友：

此地的天氣，在雨季裏，原是難得放晴的，然而今天却是特別的例外，終於毫無條件地晴朗起來了，這是多麼叫人興奮的事情，特別是你的華翰恰巧也是今天收到。

你在信上說：你很羨慕我這出家的清閑生活，既不用天天去坐辦公室，又不用為生活的鞭策而奔波掙扎，無憂無慮自在在地喫着閒飯。你為生活的擔子忙得有些膩，有機會也希望能夠出家學佛。

出家在歷史上的被人尊崇，確是寫過輝煌的一頁，這是事實！一般所謂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固不用說，即尊為一國之君的高貴帝王，因羨慕一個超脫澹薄瀟灑的出家生活而棄了王位而毅然削髮為僧者有之，甚至未能出家僅嚮往與神馳者似也舉不勝舉。所以如宋仁宗皇帝說：「朕若得此，千足與萬足！」清順治皇帝也說：「黃金白玉非為貴，唯有袈裟披最難！」我們看了這二代帝王話，我們可以想見那時的出家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了！可是，今非昔比，現階段不同了！佛教在今天的社會上不僅已褪了昔日的光彩，甚至漸漸為社會所遺忘所鄙棄了。出家人生在社會上被認為是多餘的，是逃避現實的消極分子，是唯有消耗而無生產的東西，因而出家人不論站在任何場合，總要受到一般無理的諷刺與輕視！這不外乎兩種心理：一種是看見出家人不像一般人能作威作福，或表現得太懦弱；另一種是出家人不能隨官發財，娶妻生子，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而視為苦命兒，於是毫無同情的欺凌他，侮辱他，真是欺善怕惡的萬惡社會，殊不知出家是他本人自動的，而不是被動的；一般認為什麼光榮的作威作福，陞官發財，妻妾之累等，正是出家者認為最大的病魁，是其所要克治的對象。出家也有出家的樂趣！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抱負和風度，薄私我，淡物欲，專心一志地追求真理，探討真理，發揚真理，正是出家人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的偉大處，高尚處，可貴處！所以古人說：「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我以為此言不算過分。

本來，一般知識淺薄庸俗之流的短見，值不得智者一笑。不過文友，你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有此遠大的目光，竟能對一般認為可厭的出家生涯，反而發生濃厚的興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一個沙漠裏的綠洲！所以我高興起來，特別喜歡同你談談。不過首先得請你原諒我的率直！出家的原則我是絕對贊成的，不過你出家的動機，我以為為大的，有修改的必要。因為出家是一件事，學佛卻不是一件事。出家可以學佛，學佛卻不一定要出家，我萬二分的贊同你學佛，我卻不贊成你出家。

你覺得十分驚奇吧？一點也不驚奇！原因是出家是一件大事，一件相當沉重的大事，負有紹隆三寶，荷担如來家業的責任和救度衆生的使命，所以出家人每天作功課時，得發：「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的四宏誓願以堅其信念，固其意志。如果你出家的動機不純正，不但你學佛的使命不能達到，恐怕你做人的條件也要發生問題哩！楞嚴經說：「因地不真，果招艱曲」。文友！坦白的告訴你，你赤裸裸的出家動機，無非為了逃避現實，享受些兒清福，換句話說是為生活而出家。抱這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出家心理，是異常危險的，不僅遺害佛教，也貽害了自己。我誠懇地勸你學佛而不同情你出家的主因在此。

其實，在這緊張而偉大的時代裏，特別是今天受着國，教兩難重重壓迫下的自由區域裏的出家人，沒有一個不深以責任重大而養精積銳克苦圖強地在掙扎，在奮鬥，在忙碌。上焉者為發揚真理，改造人心實踐佛法，在忙文化，忙教育，忙慈善……；中焉者住持寺院在忙事務；下焉者也在忙經懺佛事。甚至像我這樣一個窮苦學生，也整天在為功課忙得不亦樂乎；從清晨四時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一時才有機會把疲勞的身體躺下休息，試問這樣；還叫做閒嗎？不休息，得得浮生半日閒」等類似「閒」的詩句。你的所謂「出家清閑」的思想，也許是這一類吧？這是詩人的閑情逸興，「千腳底事」！據事實的考證，唐代僧團生活，並不像詩中所描寫的那麼閒得淋漓盡緻。話雖

陽淨土寺，後避王世充亂，徧遊秦蜀荆襄名藍古剎。太宗貞觀三年，師年二十六歲，毅然由長安赴印度遊學，在印精研內典，居十六年至貞觀十九年，始錫還京師。朝廷詔大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並勅京城諸寺幡蓋，衆伎送師暨翻經象諸高僧入慈恩寺。於高宗麟德元年示寂於西明寺，享年六十三歲，年示寂於西明寺，享年六十三歲，詔葬灑水東岸，時會葬者二十萬人，至總章二年，又移塔於樊川北原，並建寺以奉之，後圓測，鎮基二師塔亦附築師塔左右。惟年久失修，塔寺凋殘，泊民國初，僅餘破屋土窰，見者傷之，民國十一年經住持妙潤法師募建佛殿僧房。三十年秋，復經朱子橋居士重葺三塔與鐘鼓二樓。今廟貌煥然，宗風不振，誠為秦中最佳之選佛場也。余本擬前往拜塔，並訪該寺住持妙潤法師，無奈雨勢益壯，未便繞道，乃望塔合一拜而去。

過灤河水泥大橋轉西北行，兩邊皆水田，風物之美，差與章曲王曲相似。回望南山，雲霧溟溟，忽隱忽現，呈為奇觀，又十五里至杜曲鎮，按唐書：「城南諸杜所居，號杜固，果世衣冠。」雍錄又云：「樊川章曲東有南杜，北杜，杜固謂之南杜，杜曲謂之北杜，皆名勝之地。」唐代杜佑，杜牧，杜如晦皆產此地。由是可見杜曲在唐時地運人文之盛矣。由此復前進，天忽開霽，麗日乘空，騎蕩宜人，又二十里至章曲鎮，稍憩復行，下午三時返抵西安。客中無事，書之以為嗜遊者告。

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於長安客次

是達僧才說的，但這是對話，不見得就是僧的閒處。而且閒僅是詩人浮生中的半日，得者又非僧。這兒讓我舉個事實：唐高僧百丈懷海禪師，是個強調僧尼從事生產，提倡「農禪」最力的人，口號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不但坐而言，並且起而行，以身作則，發生最大的領導作用，使每個僧團的出家人都向著自力更生的新生大道邁進！從這個角度看來，足徵當時的出家決不如一般想像的那麼清閒。所謂「未穿袈裟嫌多事，披起袈裟事更多」，可權作寫照。

「閒愛孤雲靜愛僧」，我覺得這才是真的一句好詩。出家人倒够得上「靜」的資格。至於「閒」，社會上有閒階級人多得很那裏輪到出家人？我以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才是出家人的真精神也許你會非難地說：現時的出家人，根本就沒有看見有什麼工作，既不耕種，又不織布。須知工作的範圍太廣泛了，公教人員的職務是工作，僧侶們的傳教工作與他們工作的出發點有什麼不同？古德說：「利生為事業，宏法是家務」，難道工作的範圍只限於耕織麼？總之，不論從那一角度看，在今天的僧團生活中；閒字是套不上的。同時，際茲佛教慧命斷續存亡之秋，無數蒼生，陷於水深火熱之際，身為佛徒的出家人，沒有不是「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地在那兒掙扎而付出最大的動力。自然你不會出家，你只是說來玩玩而已。但出家不出家是另一問題，你這種錯誤的思想（也許是一般的思想）不論如何是應該矯正的。因

為你太不了解出家人的生活和意義了。你在有意無意的憐苦出家人，所以這裏不得不忙裏偷閑來毫不客氣地向你更正。你會原諒我的冒昧嗎？

你信裏又說：你現在在「民衆服務社」當一個位卑職微的公務員，拿着僅够糊口的薪金，內心感到異常慚愧！友友！你的見解又完全弄錯了！你不僅誤解了出家的意義，並且也誤解了為社會服務的意義。在我的管見，職位無所謂卑微，卑微與否的分野是問心有愧無愧？也就是說你拿這高貴或低微的薪金是否已經盡到了職分！假定你是一個職位極其卑微的公務員，那怕是一個倒痰盂擦地板的腳色，在你的崗位上能上和工作上都做得恰到好處，那你站在威武無比的五星上將的面前，也無愧色！反之要是你是一個五星上將，你的能力既不稱職，你本身又未盡到你應盡的職責，所謂「行有慊於心」，你的職位雖高，你拿的薪金雖多，然而，我認為你任這飛黃騰達威風凜凜的五星上將，不如一個職位卑微，職務能力都盡得恰到好處的臉無愧色的公務員，你以為怎樣？

「民衆服務社」，服務二字，是多麼親切而富有實際意義的名詞。我最贊成人人都能够實際為家服務。服務無所謂高低，只是稱職而已。所以你說你在民衆服務社的職位非常卑微，我想你也是低估了它，或者估計錯了。因為顧名思義，該社根本就不是一個卑微的機關，在該社即使當一個工役，我覺得也是光榮的。佛教術語：「獅

子群中無野干（野狗）」，就是這個意思。因為為群衆服務是菩薩的行徑。經說：「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菩薩救世度人的大雄無畏精神就是在為群衆服務上發揮。如在印度佛教史上那位鼎鼎有名的維摩詰居士，就是當時佛教界一個發揚利群精神，提倡人生佛教運動的實行家。他為實現他的理想（發揮大乘救世精神，建設人間淨土），做過軍政首長，社會名流，富商，學者；甚至工人乞丐等，他都要設法滲透進去，以冀在同行同事的關係上把他們潛移默化。但，這兒我們必須首先了解，他之在各種環境，各階層，各崗位上的活動，無非本着利群的慈悲意旨，起最大的影響作用，使他們都轉向慈悲互助互愛的目標奔馳！所以你那種為民衆服務的精神，即菩薩的慈悲平等精神。因為為大眾服務的心理是仁慈的，仁慈即慈悲的別名，與慈悲是吻合的。只要你的動機是純正，是本着慈悲的胸懷，真實實實是為服務而服務，那你即使雖未出家學佛，你早已取得出家與學佛的資格了。因為這樣就是學佛，就是做到學佛的初步。

實際上，通常所謂學佛，不是學佛的眼睛鼻孔，乃是學佛的偉大人格，利他精神。利他才是澈底的利己；特別是在這獸性氾濫，人慾橫流，專以廝殺殘害為能事的今天，唯有慈悲才能補救人生最大的缺陷，唯有平等的愛，才能打破我的疆界。又唯有慈悲平等的精神，才能撲滅戰爭的火燄。雖然英國哲人霍布士企圖建立其救世學說於利己心上而強調的發出一利己至

上的口號，這是不是能够做到的？事實早就警告過他，那是可怕的夢想！因為現實人類社會的真相，只是一種親切的連繫，佛教稱為「此有故彼有」的因緣關係；這關係就是彼此互助互存的關係；人類社會就在這些密切關係的意義上求繁榮，求發展。從未聽說在彼此互殘，彼此孤立的形下能够造成一個美的極端的利己主義，造成毀滅家庭的、社會、國家和民族甚至引導人類同歸於盡的悲劇，倒是屢見不鮮的。

對了！「助人為快樂之本」。人生最高尚最有意義的快樂，乃是建築在助人利人愛人的基礎上。國父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你為民衆為社會服務，不正是國父遺教中一個忠實的實踐者嗎？揚佛教的真理以啓發人類的正直思想，傳教的工作，也是在為群衆服務；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是殊途同歸的；手段儘管不同，含義儘管有廣狹，而服務的意義是一樣的。國父說得好：「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以補科學之偏。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這點，你應該明瞭了！至于我虔誠的勸你學佛而不同意你出家，原因是在家學佛可以普遍鑽進社會各階層去服務，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更大！出了家倒受了限制，有許多不便。友友既有志為人類服務，那末又何樂而不為呢？好！話說得太多了，改期再談。祝你學佛精進！五、廿六、于汝止。